# 魔女之巢

.

   咖啡厅里洋溢着静瑟、温暖的空气，低言浅笑的交谈声与现煮咖啡的香气揉合成让人放松的味道。星期日的下午，外头气温稍冷，在这种地方休息原本是件很不错的事情，但是我--有马直

哉--的对面，坐的却不是足以让人开心度过这个下午的可爱美女。

大我一届的须藤学长，在社团中向来很照顾我，是个开朗健谈的社交长才，文武双全，外表又称头，是个相当受欢迎的风云人物。最近听说他接下了家教的工作，好一段时间没看到他，

今天却突然接到他的电话，於是我就坐在了这里。

老实说，我实在不敢相信桌子对面的木乃伊就是那位须藤学长。学长的脸颊整个凹陷了下去，脸色惨败，身体虚弱颤抖，原本高挑健壮的身材如今像是即将断裂的竹子，飞扬的神采变成

屍体般的灰白，整个人像是生了重病，随时都可能被送入太平间。

「有马?我想拜託你一件事。」须藤学长口气孱弱的说道。

「学长请讲，我尽力帮忙。」看到他这样子，我就算再忙也得抽空出来了；虽然我自己还有两份打工兼着，时间已经相当紧绷。

「你也看到了我最近身体状况不是很好。」须藤学者边说，我边点着头，我想就算是瞎子都能深刻谅解此情此景。

「我知道你有在打工。」学长艰辛的嚥了口水继续说道：「有一份家教工作我想託付给你，薪资条件绝对让你满意。」「哦？怎样的家教？」听到这，我的兴头来了，老实说我正为了金

钱收入而头痛，有好工作，我是绝对不会推辞的，再怎么说，虽然我脑袋不差，但最有自信的还是体力方面的事情。

「这是电话地址越快联络越好。」学长递过纸条时讲话似乎有点喘，我忙端了水给他。他猛吞了几大口，似乎舒服了许多。

「我知道了，等一下我就打个电话过去联络，学长放心休息吧。」我点头道。须藤学长露出了感激的眼神，没多说什么，我们的会面就这样结束。

回到学生出租公寓后，我立刻拨了纸条上的电话联络对方：「椎名邸，请问找哪位？」电话接通后，一股柔腻的女性嗓音钻入我的耳朵，我不自禁的轻微打了个冷颤，却没注意到身体似

乎变的有些燥热。

「你、你好，我是须藤学长介绍来的。」我似乎有些结巴。

「啊！你就是有马同学吗？太好了！须藤同学常常提到你呢！」电话对面的女性似乎非常高兴，听着她的声音，似乎连自己也高兴了起来。

「哪、哪里？」被拥有这样嗓音的女性称讚，我想每个男人都会变成木头吧？

「须藤同学应该已经跟你提过家教的事情了吧？不知道你方便来一趟吗？」面对这样的软语相求，有谁能拒绝？

「当然！可、可以的话我马上过去！」勇气充斥在我体内，被女性恳求，是男人就要立刻答应。

「太好了，我会准备自己烤的小饼乾等你过来哦。」喜悦的声音无法被掩盖，直接透过电话传达到我的耳中。在挂断电话后，我以飞快的速度整理仪表，抓起了东西立刻冲出公寓向目的

地出发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一路上，我一直在想拥有那样声音的不知道是什么女性？搞不好其实是个大丑女也说不定，不然学长怎么会变成那个样子？恐怕跟对方很难没有半点关系吧？我一方面试图冷静自己，但

同时又在脑中描绘出诱人的蓝图。

然而当我到达目的地，按下了那栋鸟语花香独栋豪宅的门铃后，一切的谜题都解开了(笑)。

出来应门的，是一位用“美女”两字加以形容都嫌太过浅薄粗俗的女性。她穿着合身的灰色薄毛衣，略短的格子裙，身型秀丽，手脚修长，皮肤白皙的有如透明一般，五官精緻如雕琢艺

品。你很难估计她的年龄，她的气质像是三十岁以上的贵妇，外观却犹如二十许女子，毫无绉折的完美肌肤则不亚於十来岁少女。

我几乎像是木头般的接受对方的热烈款待，她搂着我的手腕，胸部轻轻压在我的手臂上将我带了进门。虽然衣着上看不太出来，但是我手臂上的触感可是饱满结实的温香肉球，几乎是无

可避免的，我体内的血液开始向下半身集中，害我必须努力克制。

屋内的摆设佈置与女主人的外观相称，淡雅宜人，宽敞舒适，简单的花艺作品和恬适的香气，让房内的气氛更易让人放松。

「唉呀！我都还没向有马同学自我介绍呢。」女主人巧笑倩兮道：「敝姓椎名，椎名茜草。」

「椎、椎名夫人。」我讷讷道。

「叫我茜草就可以了，不要拘束。」茜草温情款款的将小饼乾跟果汁摆到我的面前道：「请慢用，这些都是我亲手制作的，希望能合你胃口。」

「谢、谢谢。」我几乎是迫不及待的将饼乾送入嘴巴，嗯，真是好吃，这种高级的手制饼乾可不是穷学生吃的起的，尤其其中的一股不知名淡淡香气，更让人回味无穷。

「须藤同学最近不太舒服，有马同学应该知道吧？」听到茜草这么说，我点了点头。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是须藤学长那个鬼样子绝对跟健康两字无缘。

「所以当须藤同学向我们推荐有马同学时，我们都非常高兴。」茜草续道。

「我们？」我愣了一下。

「咯咯，当然是我跟我女儿啰！」茜草笑道。

我这才想起来，我来这里的目的，是接替须藤学长的家教工作，而不是来陪美女聊天；我几乎忘了这件事，学长，我对不起你，但是我认为对不起你是相当值得的。

此时「叮咚~~」一声，门铃响起。茜草站起来边走向门口边说道：「啊，正好，大概是我女儿回来了，你稍坐一下。」

「妈咪，我回来了~~」清脆娇美的声音伴随开关门的声响传入，只听茜草说道：「乖女儿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新的家教老师来了哦。」

「真的吗？」话语间绽放着掩不住的喜悦，一名穿着粉蓝色短袖洋装的少女闪身进入客厅，眼睛放光的看着我。

真的，我真的很荣幸。先别说那种已经被家教内定的感觉、或者增加经济收入的安心；能被眼前这般如花似玉的美少女用这样钦慕的眼神望着，这才是足以彰显一辈子的伟大事蹟，那怕

死了我都愿意。

「让我介绍一下，有马同学。」茜草随后步入，微笑道：「这是我的独生女胡桃，就像你看到的，她什么都好，就是太皮了一点。」

「妈咪，你怎么这么说>^！」胡桃一屁股坐到我身旁搂住我的手仰头乞求道。嗯，女儿的胸部也跟母亲一般弹性十足，不过话说回来，怎么这两个美女都这么喜欢搂住别人？

「胡桃！」茜草温和的瞪了胡桃一眼，继续用热切的眼神看着我。

此情此景，是男人就不会也不能拒绝。

「好。」我断然回答。胡桃欢呼着跳了起来，拉着茜草转圈圈，茜草的脸上也佈满着喜色。於是接着我们商谈了后续的上课时间与礼金问题，我必须坦白的说，薪水优渥的程度让我毫不

犹豫的决定辞掉其他两份打工。虽然周一到周五的每个晚上都要来，而且明天就要开始上课，但是对我来说这只有享受没有负担。

当天晚上我接受了椎名母女热情的款待，丰盛的菜餚与美人体贴的服务，让我过了一个有生以来最美好的夜晚，丝毫没有注意到椎名家的奇怪之处。例如：椎名家在男主人已经过世的状

态下，如何能过着如此优渥的生活？并且给予我如此丰厚的报酬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担任家教不过三天，我已经不由得开始感叹了起来。

胡桃是个非常好的学生，专心，努力，聪明，不论是多差劲的老师，都能从为她上课的过程中享受到为人师表的充实感。这样好的学生，却有着足以诱人犯罪的美丽躯体。

不知道胡桃是个性天生大而化之，还是有心对我施展魅力，每天为她上课，她都装扮的相当具有魅力。或者我该说，一个女人美到这种层次，不论穿什么，做什么，说什么，摆什么姿势

，都是一种罪孽吧。

胡桃在家总是穿的相当轻松；事实上是太过轻松。短到快要曝光的迷你裙配上紧身的小可爱，或者窄窄的热裤配上贴身的细肩带上衣，再不然就是薄到几乎呈现半透明的小洋装???诸如此

类足以勾引男人的穿着，对胡桃来说却是浑然不觉的自在打扮。

比较起来茜草虽然得体的多，但也蕴藏着相当惊人的含蓄吸引力。举例来说，昨天茜草穿着一袭合身的改良式窄旗袍，不仅极为合身，曲线玲珑，而且腿侧的开叉颇高，正好是开的太低

就太庸俗，开的再高就太淫荡，保持着一种恰到好处的性感魅力。

每日周旋在这两朵名花之间，又要谨守宾主之谊不可越界，真可说是最甜蜜的煎熬。

拜这对母女所赐，向来倒头就能呼呼大睡的我，这两天每逢夜澜人静之时，脑中尽是她们的身影，挥之不去。

正当我想到今晚无论如何要好好补眠一阵，不自禁的叹了口气时，敏锐的胡桃立刻察觉了：「有马哥哥，你还好吧？」胡桃侧过身来，满脸忧色的由下往上看着我，正好让我一览她宽松

衣领间雪白胸肌的微微起伏！

或许是疲劳吧？我突然感到血气上涌，鼻孔竟然流出了鼻血，坐倒椅上，一时之间我还无法回过神来，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「有马哥哥！你、你流鼻血了？！」胡桃尖叫了出来：「快躺下，我去给你拿止血的东西！」

不由分说，胡桃将我压倒在她的香床上，匆匆转身离开了房间。我枕着柔软的枕头，用面纸暂时塞住了鼻孔，脑中有些紊乱。

没过多久，胡桃匆忙拿了毛巾跟冰块过来，歉然道：「抱歉，妈咪不在家，我只能找到这些。」

胡桃细心的开始替我冰敷。只见她谨慎的靠过来替我清理鼻血，调整冰袋的角度，我的脸上可以清晰感觉到她的吐气如兰。这种感觉真的很舒服，美女殷勤的伺候，让我整个人放松了下

来，我迷迷糊糊的望着胡桃端丽的容貌，脑筋迟钝的像是抛锚般。

只见胡桃了眼神飘往我的下半身处，脸颊突然浮起了殷红，眼中闪耀着莫名的光辉。

原来我丝毫没有发现，紧绷了数日的欲望，竟然在这个时候变成了脱缰野马似的，有马二号竟然在这时候勃起，让我的裤子高高撑起了一顶野性的帐篷。

我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，只见胡桃媚着眼神低下头来，在我的耳边轻轻的说：「辛苦你了，有马哥哥，让我来帮你放松一下吧。」只听胡桃低语尤在，一阵如电般的颤抖快感忽然从我的

下半身溢出，沿着脊椎爬上了我的后脑，让我不自觉得抽动了一下。

胡桃，正用她的纤纤玉手抚摸我裤子上隆起的帐篷部位。慢慢的，轻轻的，将微妙的压力从她的手心传达到了有马二号上。

「胡、胡桃！」几乎要沦陷的理智，紧守最后一线关卡，才刚传达了两字吐出嘴边，就被胡桃温柔的制止了。然后，有马二号上传来的快感增强了，胡桃的手逐渐用力，巧妙的沿着拉炼

左右传送了更多的快乐讯号。

「啊！」随着我的呻吟，有马二号更形坚挺雄壮，狠狠的顶住了胡桃柔腻的手心。我仅存的力气一下子都被掏空，全数集中到了下半身去。

「有马哥哥其实从第一天看到你，我就偷偷的喜欢上你了。」胡桃一边拉开了我的裤子拉炼，一边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热切的像我告白。听到这句话，我崩溃了。

「胡桃！」我弹起了上半身，抱住胡桃，一瞬间我的鼻血似乎不流了，胡桃发间的香气阵阵飘入我的鼻孔，甜蜜而且甘美，就像罂粟花般让人不可自拔。

胡桃用热吻回应我，丁香小舌随着果汁般香甜的口水与我的嘴纠缠在一起，我分不清是我在侵犯她，或者是她在迎合我。胡桃的手也没闲着，左手在我的背上上下搓动，右手探入我的裤

缝中，隔着内裤抚摸有马二号，胸口也急促的起伏，我可以清晰的感受到两个肉球在我胸前上下蹭动。

激烈的接吻后，我总算放开了胡桃，她用娇羞而挑逗的眼神看看我，然后低下头把有马二号从我的裤内解放出来。像是久受压迫的形状记忆合金终於重获自由般，有马二号散发出灸热的

温度弹了出来；这一辈子，我还没见过有马二号拥有如此雄伟的姿态。

「嗯！」胡桃毫不犹豫，用温热的两只小手握住有马二号，受到直接接触的刺激，有马二号硬的像是钢铁般。只见胡桃媚看了我一眼，低下头用樱桃小嘴吸住了有马二号尖端的铃口部位

。

「啊！胡桃！」我的声音抖动不已，胡桃的小嘴一吸，我就忍不住崩溃了。

阵阵愉悦波涛涌入体内，我累积了数日的欲望做出第一次解放。有马二号绷紧到极点，然后开始急速的跳动起来，精液不受控制的喷射而出，即使胡桃卖力的吸吮，还是有不少射到了她

的脸颊与头发上。白里透红的肌肤被精液装点之后，呈现诱人的桃红色。

「有马哥哥的精液好浓好好吃哦！」胡桃满眼朦胧的望着我道：「可怜的有马哥哥，一定忍耐了好几天吧？」有马二号仍然在胡桃双手间轻微跳动着，丝毫没有软下来的迹象，事实上射

出了这一发后，胡桃对着有马二号呵着暖气，受到这种刺激，有马二号显露出意犹未尽的迹象。

    胡桃对我笑了笑，再度低下头开始卖力工作。只见一名绝世美少女，虔诚侍奉着我的跨下之物，时而舔弄，时而吸吮，一下子沿着炮身绵密接吻，一下子又吐出小舌头探弄铃口。两只柔

腻小手也没闲着，时而按摩炮身，时而探入我的胯下，巧妙玩弄那两颗紧绷的弹舱。快感像是不休止的火车，不断自有马二号传出，窜入脑海的每一个角落。

我根本分不出心神去思考，一个这样娇美的女孩子，哪来这么高明的口交技巧。胡桃的攻势毫不休止，接二连三，最后更张开樱桃小嘴毫不客气的吞没我的庞然大物，我没有时间去惊讶

她的喉咙怎能容纳有马二号，只能清晰的感觉到胡桃喉咙的肌肉与纤毛不断挤压爱抚着整个炮身，这种惊人的快感搔到我的骨子里，全身的血液似乎刹那间都集中到了有马二号上，因为快感

太过强烈，我连双腿都在发抖，精液扑簌！扑簌！的连环打在胡桃的食道上，然后纳入胡桃的胃中。直到有马二号的弹动平息，胡桃才慢慢的从她生暖的口中吐出我的巨物，有舌头仔细的舔

弄乾净上面每一个角落，甚至吸乾了还残留在铃口内的少许残余物。这一辈子，从出生至今，我还没有经历过如此强烈的口技，还没有经历过如此激烈的射出；而更可怕的是，射完两次之后

，我的下半身依然坚挺无比，昂首阔步等待着接下来的挑战。

我再也忍耐不住，抓过胡桃的手，粗暴的将她拉上床，压在我的身下。她嘤咛一声，温情款款的望着我，眼中闪着鼓励的神色，期待我更进一步的蹂躏。我粗重的鼻息划过她的脖子，向

下滑到她的胸口，品尝双峰之间的起伏。

没有三两下，我解开了她的上衣，让那对被粉红色柔丝胸罩包裹的白玉球弹入我的眼界。胸罩是前扣式的，我用食指轻轻一挑，胸罩立即弹开，两团硕大雪白的肉球重获自由，散发出淡

淡的、搔人的幽香。

胡桃的胸部不仅大，而且俏挺不下坠，形状极为佼好，胸部的两颗粉红色珍珠也是娇小迷人，真可说是兼具美乳特色的巨乳之最。很奇怪的，瞬间我脑海中闪过了一个念头：「想必茜草

的胸乳也是一样美丽吧 ？」有马二号似乎在敦促我般，自作主张的在胡桃柔滑的两腿间弹了一弹，钻入胡桃两腿间夹成的柔软细缝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一边开始玩弄眼前那对柔软的巨乳，一

面蠕动下半身，让有马二号在胡桃的大腿间来回滑动。胡桃也很合作，静静的享受我的爱抚，并且夹紧大腿，增加有马二号在其中抽送的快感。

虽然我的经验不甚丰富，但此时却真是发挥了十二分的演出水准，尽力取悦眼前佳人。在我双手与口舌并用下，胡桃胸口的两粒珍珠逐渐硬起，两团巨乳也因为连续的搓弄而染上樱花般

的粉红色。

我的口舌逐渐下移，从胡桃的胸口渐渐吻往她的小腹。掀起短短的裙子，粉红色的柔丝内裤贴身包裹住那浑圆俏挺的屁股，两股间那峰峦禁地早已氾滥不堪。我毫不客气的拉下胡桃的短

裙跟内裤，让胡桃全裸的美态展现在我眼前；娇喘不已的绝世美少女，雪白的躯体上染遍诱惑的玫瑰红，少女体香、微微的汗香，以及四散的荷尔蒙，融合成足以令所有雄性生物疯狂的香气

。

「再也忍不住了！」我的脑袋中似乎有条弦发出断裂的声响，我像是野兽般埋首於胡桃的股间，拼了命舔弄那片娇艳欲滴的美妙禁地，胡桃股间的蜜贝像是有生命似的，和着我的舔弄不

断蠕动，并且分泌出大量的润滑液。

嚐到了那股柠檬微酸的滋味后，我的脑中已经只剩下性欲而已。这个时候不要说是胡桃这般天仙化人，便是母猪狗熊我也先上了再说。只见我拉高胡桃双腿架在我的肩膀上，跨下凶器对

准桃源洞口一送，有马二号进入了小胡桃的温泉天地。

我忍不住吸了一口气死死不放，胡桃的体内实在太过美味。千百肉摺环绕成窄小的孔道紧紧缠绕着有马二号，滑软、湿润、火热，肉摺子们像是各具生命般，拼了命挤压侵入其中的异物

。没想到这片外表看来精巧可人的湿乐园，内里却是火热激烈，就像胡桃本人一般。

「有马哥哥！哦....动一动...」胡桃娇腻的在我耳边轻声说道：「有马哥哥的精液好热！好舒服！」这些煽情的鼓励像是火种，启动了有马直哉长年运动所锻炼出来自傲的腰力马达。我

开始激烈进出身下这具完美的肉体，让无数细密的肉摺子在有马二号进出那窄小孔道时，刮弄上头的每处肌肤；铃口、伞壁、伞缘、伞沟、炮身，还有上头满佈的血管青筋，胡桃的蜜贝像是

永不休止的爱抚机构，温柔又激烈的揉捏着有马二号。

快感像是即将满溢的水缸，就在我的呼吸逐渐急促，下身紧绷之时，胡桃紧紧的抱住我叫道：「要去了！有马哥哥！我要去了！」瞬间胡桃的肉壶中天摇地动起来，肉摺子们超越极限的

乱弹乱跳，死命搔弄有马二号，壶内深处的肌肉更是紧紧咬住了肉伞，对着铃口不断吞吐着温暖的液体。这种剧烈的刺激让我再也支撑不住，我紧紧回抱住壶桃，在肉壶中射出了我所有的精

髓。

只感觉铃口一阵阵颤动，精液们被肉摺子不断隔着有马二号推送出去，然后像喷泉般接连射出，接着被胡桃肉壶中的小嘴吞吃殆尽。这个高潮持续了整整一分钟以上，我很难估计正确的

时间，有马二号不断被搾弄，不断吐出液体，直到再也射不出东西，胡桃的肉壶小嘴才放过了它。

强烈的疲倦与虚脱一下子涌入全身，我抱着胡桃倒在床上喘气，有马二号还埋在胡桃体内，但是两个人都没有让它离开的意思。我的心中洋溢着满足；能跟这样的美少女发生亲密关系，

获得这样前所未有的高潮，大概没有男人不满足吧？

不过，这才只是开始。「妈咪，还不进来吗？」胡桃虚弱的声音，让我瞬间从天堂掉到地狱。只见不知何时拉开一条缝的门缓缓被推开，脸色舵红的茜草扭扭捏捏的走了进来。

「妈咪，有马哥哥好棒哦！」胡桃将有马二号退出她的体外，下床之后脚步有些蹒跚的走向茜草，硬是把她拉到了床边。听到胡桃对我的讚美，茜草不敢看我，尴尬的说不出话来。

我望着茜草神色支吾的模样，心情由地狱再度爬回了天堂，原本以为大事不妙，明天新闻社会版要刊载「大学生家教逞凶，强奸未成年少女」的字样，看来自己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。

「胡桃！你？啊！！！」茜草似乎想说些什么，但是胡桃突然从她背后抓起茜草胸前双乳挑弄了起来。只见胡桃轻柔的爱抚着茜草硕大浑圆的乳房，两手食指准确的扣在硬挺的两颗珍珠

上???茜草没有穿胸罩，而且看来「观赏」我跟胡桃的表演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了，轻轻撩拨，就让情欲迅速被挑起。

「有马哥哥我告诉你哟，其实妈咪也好喜欢你。只是她不敢讲呢！」胡桃调皮的说道。

我讶异的看着茜草，茜草羞愧的别过头不敢看我，对於胡桃所言不置可否。胡桃对我使了个鼓励的眼色，我的胆子突然大了起来，起身走到茜草身前，握住她的双手道：「茜草，你讨厌

我吗？」茜草的双手柔滑细嫩，抚摸起来的感觉非常好，只是手指上有些湿润的感觉。

听到我的软语温存，茜草羞红着脸摇了摇头道：「我.......我已经是个黄脸婆了。不值得你喜欢。」我心中大乐。如果茜草是黄脸婆，那么只怕全天下的女人，除了胡桃之外都得去死了

。

看看胡桃，看看茜草，我抱着豁出去的心情说道：「茜草，你手上的这些液体是什么呢？」我把手指伸到茜草面前，那些液体透明滑润又带有少许黏性，不用猜也知道是茜草的爱液。

茜草别过头、闭上眼不敢说话，我静静的端住她小巧的下巴，把她的脸转了过来。茜草吓了一跳，张开眼惶恐的看着我。

我慢条斯理道：「其实，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爱上你了！」我把嘴凑上去，茜草没有抗拒，接受了我的深吻。配合胡桃巧妙的爱抚，茜草一度极力掩饰的情欲再度燃烧了起来，呼

吸逐渐沉重，并且在接受我的深吻之后，也回应给我热烈的拥抱。

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」茜草喃喃道，和胡桃一样水汪汪的大眼睛里头满溢着朦胧的色彩。

我用行动代替语言，我再度拥住茜草给了她激情的吻，右手搂着她的腰，左手已经探入她合身的窄裙内；不出我所料，那里没有布料的阻挡，只有一片水乡泽国，温暖而潮湿，我可以感

觉到整只手上都是茜草体内氾滥而出的爱液???这对母女似乎都有着惊人的分泌线，天生就是为了迎合男人。

胡桃凑趣的解开了母亲上衣背后扣错的釦子，拉下裙子的拉炼，协助茜草脱下了衣服；茜草的内衣，早在门外偷看时褪下，虽然匆匆忙忙穿起外衣，却任由内衣散落在走廊的地板上。

事到如今也不必客气了，我体内的欲火再度升起，温柔的抚摸转为粗鲁的拧弄，茜草娇声连连，对於这种有些虐待性的爱抚似乎相当享受。比起胡桃的弹性，茜草的肌肤多了一份额外的柔

软，几乎像要吸住双手般，或许这就是成熟女性的魅力所在吧？

茜草蹲下身，跪在我的胯下，百般温柔的开始侍奉有马二号。胡桃的口技富有挑逗性，激烈而多变，让人很容易累积无数的小波浪而达到高潮。茜草的口技却决然不同，体贴周到的侍奉

，深而有包容性的动作，让男人逐渐酝酿起巨大的波浪，然后再一次排出。

茜草卖力的吹吸着有马二号，手技也毫不懈怠的拼命使用。从有马二号本身到两丸弹舱、甚至跨下四周，茜草都细心的揉捏按摩，务必要让我感受到十二万分的温柔。原本颇感疲乏的有

马二号，在这样完美的服务下逐渐恢复了生气，重现他雄挺沉猛的威力。

见到我再度勃起，茜草的眼睛放出渴望的光芒，更卖力的吸吮爱抚。我正享受着这种满足感时，突然感觉到后庭侵入了一节东西--竟是胡桃的手指！胡桃跪在我身后，将指头探入我的后

庭开始挖弄起来。这是我从未尝试过的经验，但可以感觉到胡桃似乎刻意在挖弄某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只要一被刺激，有马二号就会多一份异样的快感。

发现到胡桃的动作后，茜草改採更激烈的口交动作。只见她深吸一口气，张大樱桃小嘴，缓缓将有马二号完整吞入喉中，任由食道摩擦伞头！茜草的鼻息喷着我的小腹，牙齿轻磨根部的

位置，配合胡桃改用舌头探入我的后庭，前尽柔穴，后塞软舌，双重的惊人享受让我的快感立即升到最高点！

「哦....喔...」我已经说不出话，原本已经射空了的弹舱再度释放出大量精液，而且一滴不漏的射入了茜草口中，就好像茜草天生就是我专用的精液处理器。茜草吞光了我所射出的每一

滴精液，好半晌后我才从椎名母女的催精地狱中脱身而出。此时我感觉到下半身一阵酥软，不由自主的往后坐倒在床上，但神奇的是有马二号却依然坚挺无比，似乎意犹未尽。

茜草的脸上满佈红云，眼中燃烧着炙热的欲火，胡桃咯咯轻笑，走到床边开始亲吻我的胸膛。只听茜草软语温存道：「直哉，我可以叫你直哉吗？」我累的说不出话，只能「嗯」一声了

事。

茜草身形款款的走过来，跨到我身上说：「直哉，你讨厌女性主动吗？」

我不置可否，茜草柔媚一笑，用手指分开自己身下鲜红的蜜肉，缓缓坐下，吞嚥了有马二号。

强烈的快感席卷脑海。我感觉自己的下半身进入一个柔软、滑润、忽紧忽松、时吞时吐的奇妙空间，随着茜草缓缓坐下，有马二号也逐渐深入其中，然后，顶住了一团柔肉。

只见茜草吐了一口气，蜜壶中的柔肉突然松开了一张小嘴，继续将有马二号吞了下去。本能告诉我，自己的下半身已经进入了茜草的子宫。

「喜欢这种感觉吗？直哉？」茜草缓缓的上下活动，蜜肉内柔到极点的按摩着有马二号，却又蕴含着强静的吸力，不让它逃脱。柔肉小嘴紧紧套着伞沟上下，只要茜草一动作，柔肉便束

着炮身不断活动，这种似松实紧，套中有套的爱抚方式，就像茜草一样：在外表端庄的气质与柔媚下，酝酿着无限的肉体快感。

此时胡桃站起身，跨到我身上面对茜草道：「妈咪，我的里面还有有马哥哥留下的东西哦。」茜草的眼中喷出火燄，讚赏似的看着女儿。只见她将美丽的嘴唇靠向女儿的蜜贝，伸出香舌

探入其中开始挖掘了起来。胡桃也很合作的绷紧下半身，迫使身体将我射在里头的精液推出。不久后一阵乳白色的液体顺着茜草的舌头流入她的口中，她吞嚥时的神情极尽幸福之能事，好似

刚才吃了什么人间美味，让我不由得怀疑自己的精液是否与某种美食口感相近？

胡桃放松了身体，跨坐而下，将蜜贝凑在我的眼前道：「有马哥哥你看，现在是不是很漂亮了呢？」只见胡桃的蜜贝一开一闭，上头佈满透明的黏液，丝毫没有我的残余物。胡桃刻意活

动了一下蜜贝的肌肉，只见数滴爱液落到了我的唇上。我嚐了嚐，除了原本的微酸，似乎增加了淡淡的甜味 。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但胡桃的爱液变的更好吃了。吞下胡桃的爱液，我感觉

一股热流顺着喉咙窜入小腹，有马二号因此更有活力了。不知不觉间，我已经开始舔起胡桃粉红色的可爱蜜贝，而胡桃则与茜草开始深吻了起来。

我边舔着胡桃的蜜贝，阵阵热流逐渐汇集小腹，茜草的套弄也越来越激烈，快感逐渐凝聚在有马二号尖端，只听到茜草一声娇呼：「直哉???快来???」茜草体内突然快速的开始颤动摩擦

我的炮身，深处的柔肉也激烈的上下蠕动，我感觉到似乎有什么东西钻入铃口挑动，这种意料之外的刺激让我再也忍受不住！我大叫一声，畅快淋漓的将全身精力喷射到了茜草体内。这阵发

射极为漫长，我不知道到底有多久，只知道快感不断袭击我的周身，到最后我再也支撑不住，就这么在极乐中昏迷过去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从那天开始之后，我变成椎名母女的禁脔，每天的「家教」工作变成了「床上」工作，椎名母女的精力似乎永远用不完，只要我一出现，她们就要性交。为了刺激我的欲望，她们不但尽

可能的让我吃各种补品，还天天换穿各式诱人的服装，竭尽可能的取悦我。我必须说，其实这些都是多余的，椎名母女的魅力实在太过惊人了，即使明知道自己可能要落到精尽人亡的下场，

可是你就是无法逃避、而且不想逃避，只希望永远沉沦在这无边无际的快感地狱中。

不到两个月，我望着每日梳洗的镜子，发现我似乎一下子苍老了好几岁，连头发都有些灰白，气色也衰败不堪，身体更是虚弱，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两个月前我最后一次见到须藤学长的

时候一样。

我终於害怕了。

我不想死。

但是我今天仍然抖着双腿，撑着衰弱的身体走向椎名家。茜草还有胡桃，她们比两个月前更加娇美动人、不可方物，好像我身上所消失的精力与健康，似乎都被她们吸走了似的。这怎么

可能呢？可是却又由不得我不信。

於是，在今晚的激情过后，我用那油尽灯枯的声音说道：「我有一个学弟，他很适合担任这份家教工作。」我心中百感交及，深切的体会到须藤学长当初的心情，而我现在，也即将做出

同样的事情 。我的学弟是谁？会是你吗？如何？有份待遇优渥，又有美女相陪的家教工作哦，要不要来试试看？

【完】